

狗日的战争

一个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

长篇小说

冰河 著

1938年，农民老旦被抓壮丁，参加抗日；淮海战役时，他投降解放军，调转枪头打国军，瞄准了昔日兄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刚解甲归田的老旦，又杀向了朝鲜战场……战争的硝烟似乎永不消散，多年以后，他又被揪上了批斗台。

【一个人的中国现代史】
荒诞、苍凉、气势磅礴



013039139

狗日的战争

一个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

长篇小说
冰河 著



I247.51
58

I247.51
5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北航

C1648187

01303813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狗日的战争 / 冰河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3.5

ISBN 978-7-80691-817-3

I. ①狗… II. ①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20438号

狗日的战争

著 者: 冰河

责任编辑: 庄鸿

特约编辑: 张福建 金丹青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

邮 编: 35000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9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4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1-817-3

定 价: 2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学知识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 · 学知识

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

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

- ◎ 关于西藏宗教、文化、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藏地密码》（何马著）
- ◎ 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小桥老树著）
- ◎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孔二狗著）
- ◎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红顶商人胡雪岩》（高阳著）
- ◎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北京教父》（王山著）
- ◎

每个系列，都是人文知识丰富、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读小说，学知识，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我是个算命先生》全国热卖中!

让一个82岁的算命老先生 带您见识算命背后的古老智慧与江湖猫腻

算命这个行当, 萌芽于先秦, 发展于隋唐, 泛滥于明清; 汉代张良、三国诸葛亮、明代刘伯温, 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都在手相、面相、八字、八卦中辨认着人类的命运。

祖爷, 生于1902年, 卒年不详, 民国时期名震大江南北的算命群体“江相派”掌门人。《沪报》将他与袁树珊、韦千里、徐乐吾并称为“民国四大算命宗师”, 所谓“南袁北韦东乐吾, 三仙归来问祖爷”。

祖爷15岁开始为人算命, 每算必中, 令人咋舌; 而后叱咤江湖30多年, 留下无数不可思议的神算传奇与悬念; 乃至于中原大战之前, 山西军阀阎锡山也三顾茅庐, 终于求得祖爷一卦。

祖爷总说, 看的是面相, 算的是八字, 捕捉的是问卦人脸上不断闪烁的欲望: 贪婪、虚荣、妒忌、恐惧、傲慢——人的命运, 确实写在脸上。

祖爷一生几乎从未失手, 唯一没有算到的, 却是他自己的命运; 面对凄凉晚景, 他认为自己泄露了太多天机……

翻开本书, 让一个82岁的算命老先生带您见识算命背后的古老智慧与江湖猫腻。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全国热卖中！

讲述谋略家、兵法家、纵横家、阴阳家、道家共同的祖师爷
——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

战国时期，在一个叫清溪鬼谷的山上（今河南鹤壁市），隐居着一位被尊称为鬼谷子的老人（本名王诩），他每天在山上看书、打坐、冥想，不与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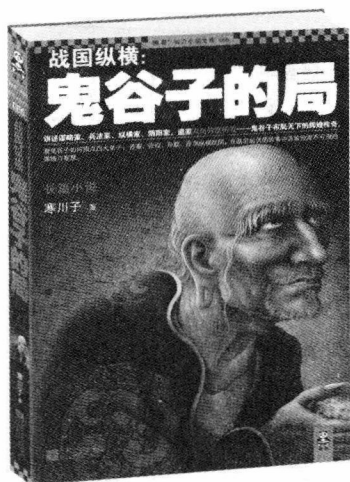
但是，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禅老祖。

鬼谷子一生只下过一次山，只收过四个徒弟：庞涓、孙臧、苏秦、张仪——他们进山前都只是无名小卒，出山后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这四人运用鬼谷子传授的兵法韬略和纵横辩术在列国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了战国乱世的政局。

先是庞涓下山，大施拳脚，帮助魏国傲视群雄；不久孙臧出任齐国军师，打得魏国灰头土脸；接着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说服诸国合力，使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最后张仪两为秦相，凭三寸不烂之舌戏弄天下诸侯，让苏秦功亏一篑，揭开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序幕。

弟子们征伐天下，鬼谷子坐镇深山、翻云覆雨，不动声色地看着弟子们一点点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结束诸侯混战，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

翻开本书，了解中国一切智谋、诡谋、阴谋、阳谋的终极境界。





《古董局中局》全国热卖中!

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古董造假、字画仿冒,古已有之。东晋时,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宋朝皇帝宋徽宗喜欢造假,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摆在宫廷里,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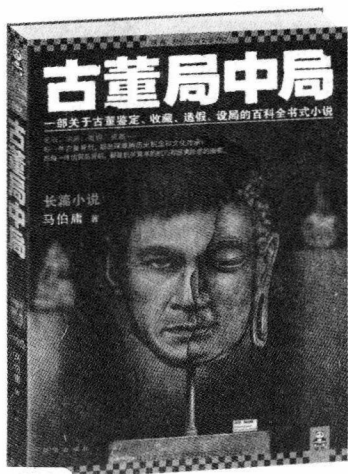
在古董斑驳的纹理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但可怜的人类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

而本来一文不值的东西,精心涂抹一番,就可以价值连城;巨大的利益,令无数人铤而走险,更有一些家族,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凶险万状的江湖上营生。

许愿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传人,北京城琉璃厂一家古董店的店主,30岁,平时靠家传的半本鉴宝书混饭吃,青铜玉器、字画金石,一眼就断得出真伪,说得出渊源传承,靠这点儿绝活,过着平静而滋润的日子。

但有一天,一个突然到来的访客,把他带进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阴谋中,一件坊间传说的稀世珍宝,竟然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几十年前做的局,竟然已经编排进自己的命运。许愿将使出浑身解数,置身生死之间,和蛰伏了几十年的各方神圣斗智斗勇,和古董江湖里造假做局的各种奇技淫巧一一遭遇……

翻开本书,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文化传承与江湖险恶。



北航

C1648187

目录

- 第一章 和共军的第一战 /1
- 第二章 被逼抗日 /14
- 第三章 没了男人的村庄/42
- 第四章 第一枚军功章 /52
- 第五章 流血的黄河/60
- 第六章 保卫武汉 /69
- 第七章 决战淮海 /82
- 第八章 翠儿 /106
- 第九章 活着便是英雄 /114
- 第十章 特种兵老旦 /124
- 第十一章 死亡任务 /139

- 第十二章 奇袭斗方山 /148
- 第十三章 鬼子来了 /160
- 第十四章 逃亡 /168
- 第十五章 松石岭的女人 /188
- 第十六章 流泪的家园 /203
- 第十七章 永别了，兄弟！ /212
- 第十八章 武汉大撤退 /240



第一章 和共军的第一战

天快亮了。老旦披着脏破的军大衣，坐在一摞弹药箱上。洋火有点潮，划断了好几根才点起烟锅。热浓的烟像温过的酒，在僵麻的身体里绕了七八圈，从鼻孔只出来一缕，淹在喷出的白气里。

他站起来，走向就要开始的黎明。战场在沉睡，大地上流动着什么。他揉了揉眼，猜那只是眼中的游丝，或是夜里的游魂。深吸两口气，空气冰冷，没有昨天那股死人味儿了。战场成了坟场，随处的尸体只要不被野狗吃掉，会冻过这个冬天。风掠过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悬挂的罐头盒叮当撞着；积雪压断树枝，像鬼在嘎嘎磨牙；小火堆在坦克和汽车下烘着，潮湿的木炭冷不丁发出爆燃；有牛皮鞋踩在松软的雪上——一只脚声音浅浅的，那定是包了铁皮的拐杖，这只脚可能被地雷炸飞了，可能被步枪打断了，也可能是……冻掉了。

老旦知道，国军七八十万部队全集结在这方圆二百里内，要和共军老账新账一起算。前几仗下来，千百个村子打成了土堆瓦片，百姓麻雀一样散了。漫山遍野的部队行进有序，人走人道，车行车路，驴马走着串儿，从头到脚都换了美国造，机枪火箭筒一捆捆堆在车上，巨大的坦克排着队轰隆隆驶过，这些大屎壳郎占了最宽的路，弄得弟兄们牙酸尿

急。轰炸机群沉甸甸地掠过山峰，震得大地都要碎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在一起，这么多好武器，这么足的精神头，管他什么仗，谁经得起这么一打？昨天团里的瘸子少校说，虽然共军把第七军团打了个稀巴烂，却仍比这边少二十多万人。共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已经领教了18军兄弟的厉害，扔下战壕和不少装备，连夜从南坪集跑了。

可这些竟和老旦无干，仗打了一个月，他的营只是听着响，好几次说要和共军交手了，要么共军改了主意，要么国军变了计划，除了挨了些不明不白的冷炮，冤受了国军空军扔下的一串炸弹，连个共军的影子都没见到。老旦开始还觉得运气好，一个月下来竟也烦腻了，这么一场大决战，要是一枪没打便过去了，可怎回去向老婆吹牛呢？前天他们到了阵地对面，一来就是上千人，弄得他两宿不敢睡觉。老旦看着亮起来的地平线，皱眉吸着烟锅，兔崽子们再不来，烟丝都要断档了。

对面似有动静，烟火味儿飘了过来，但没人拉枪栓。老旦磕掉烟锅里的灰，小心揣进腰间。几颗刺眼的星星浮上去，共军的阵地从黑暗里爬出来，飘动的红旗隐隐可见。骑兵跑来跑去，马嘴喷出成串的白汽。老旦活动了下冻僵的四肢，掏出怀里焐得热乎乎的酒喝了两口，手就热起来了。他拿出梳子，摘下硬壳一样的棉帽子，轻轻梳头。一个路过的兄弟咳嗽了几下，他忙把梳子藏起。霜气侵满了工事，战士们脸色蜡黄着钻出来，大多神情麻木，挠头发挖鼻孔，搓着硬邦邦的脸，有瘾大的在抖抖索索地卷烟。值夜的战士们都趴在瞭望镜上，机枪上也没人打盹。一只胖鸟从雪窝里醒来，被机枪手咳嗽的声音惊着，哗啦飞了。老旦看着它飞走，真想变成这只鸟到共军那边瞅瞅，看这帮妖怪到底在干些什么，说的是不是人话，拉的屎是不是臭屎。

士兵们都起来了，胡乱吃了粥饭，开始摆弄各自的枪。大多是刚发的汤姆森，枪很新，像刚到手的好看女人，纵然欢喜，用着依然夹生。这美国货扳机舒服，手感奇怪，一开火就像抱着个兔子似的。开战前领到这枪时，枪机的亮油还粘手。老旦不知该竖着拿还是横着拿，但试着试着就成了歪着拿。他歪着拿，一个营的战士全都歪起来了，唯独副营长郭二子不学他，因为他少了右眼，用右手开枪，就是脖子歪断了那只

眼也够不着准星儿。

老旦叫过几个连长，催着大家进入战斗状态。他们照例发着牢骚，天天听别人炕头热闹，自己隔着墙硬了一个月，共军再不来，连球带蛋可就憋炸了。另一个连长就说，对面的共军没准也这么想，两球相逢，硬鸡巴胜，赶紧听营长的去准备吧。

老旦正要说几句故作严厉的话，远方猛然亮了一下，像原野中无声的闪电，他还没扭过头，一个老兵排长已经扯着干哑的喉咙喊起来：“共军重炮！”

“全体隐蔽！”老旦大叫起来，声音都走了调。他颇恐惧地望向共军那边，地平线像是开了锅，隆隆地掀起一串串火光。慢吞吞的弟兄们立刻满壕乱窜，各排长哗啦掀开坑道口的钢板，战士们熟练灵活地钻进去，都是平常练的呢。大地传来浑厚的震动，天空泛起空荡荡的混响，晨曦的雾被密密麻麻的炮弹撕裂，它们带着哨音砸将过来。老旦钻进洞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那只鸟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打炮谁没见过？老旦在洞里并不慌张。口径一般，基数不大，多是鬼子的山炮，还有好多落地不炸的臭弹。国军的炮兵可不是吃素的，就算晚开火，大口径加农炮和榴弹炮照样端了你们的山炮阵地。弟兄们在洞里挤着，还有人说笑着，锣鼓打起来了，新娘子要抬过来喽。

炮火过后，他刚把头探出来，一片共军已经冲到离战壕几十步的地方了。他们不紧不慢，有的跑着跑着还停下来系一下松垮的老棉裤，或是边跑边聊天。这嚣张的冲锋老旦从没见过，兔崽子们是来赶集么？鬼子也没这么不要脸啊？老旦骂了声龟孙儿，瞄着个举旗子的开了火。那人胸前脸上各挨了一颗，打了个转儿倒下去。红得扎眼的旗子带着杆儿飘出老远，像要逃离这战场，可它很快被另一个家伙捉住举起来，在机枪的夹击中变成碎片。

老旦发了命令，战壕里就沸腾了，二子指挥的十六挺重机枪同时开火。每支枪都响起来，烧起来，怒起来，蚂蚁似的共军哗啦躺下一片了，没躺下的也被炸飞了，几个命大的硬是嗷嗷叫着钻过弹雨和地雷阵，神仙样到了眼前，这真是奇怪，这样的火力恐怕连只路过的苍蝇都

要被打烂了，那么大的人是咋全活着过来的？

这些妖怪终归是肉做的，他们刚跳过烧红的铁丝网，就被几个角度来的弹雨打碎了，连惨叫都没有，因为脖子打断了，嘴巴打烂了，有的脑袋都打飞了。弟兄们惊喜于新武器的顺手，一个个使劲搂，一搂就到底，反正子弹多得是呢。二子亲自操着重机枪，对着几具死尸还在打，他说要看看这美国大口径机枪到底能把人打成啥球样。老旦见不少战士欣喜地看着手里的枪，他便想到干鬼子的苦日子，不知有多少弟兄因无暇退换子弹而送了命。美国佬要是早点儿给这家伙，小日本能打得下武汉？

可共军并没被这火力吓着……共军怎么会被吓着呢？据说他们都信那个姓毛的，有人说他吐口仙气，共军就刀枪不入了呢；还听说他们有死命令，不到十丈是不开枪的。老旦很快发现用不着这么糟蹋子弹，就满战壕窜着，让兄弟们认真点射，放到三十米再打，先打拿手枪的和举红旗的，还有端着机枪的和站住系棉裤的。他对各连连长下令，每个新兵必须开枪，尿着裤子也得打，拉在裤子里也要打，往天上打往地上打往人身上打都行，打什么不重要，只是必须打。新兵打死一个共军，赏香肠一根，再打死一个，奖烧酒一两。有老旦营长的鼓舞，老兵打得过瘾，新兵打得畅快，有的在这大冬天里竟脱光了膀子干。集团军的炮兵真够意思，打得可卖力了。他们用罕见的频率速射，各式重炮炮弹一团团地落在阵地前方。火光烧着整条战线，塞炮弹的肯定是大城市来的败家子，第一波共军都炸成红烧肉了，他们还扔个不停。好在一大群共军又叫嚷着凑上来，算是没把那些炮弹糟蹋了。共军嚷得再凶，一会儿也都躺下了，还动弹的也被机枪撕碎了。最后一个像是炸昏了头，棉裤炸成了裤衩，红旗碎烂了，他光着两条血糊糊的腿站起来，踮着脚从黑烟里走出，背着烂旗子转了几圈，咳嗽几下，捡起一只鞋穿了；他又捂了捂脑袋，好像仍不明白在干啥，竟一瘸一拐地朝这边儿走过来。老旦有心抓个活的，刚要张嘴，一串子弹已打碎了他的头，打断了他手里的旗杆。他还走了两步才倒，倒也是慢慢的，像是要回一下头那样晃了晃肩膀，才扑缠在铁丝网里冒起青烟。一个十几岁的新兵举着枪跑来，欢呼

着向他讨赏。老旦阴着脸让人给香肠，他没法儿骂这小兔崽子，刚才可没说要抓活的。

老旦打了十年仗，和共军拉开架势交手，这还是第一次。

十年前老旦二十三，在河南老家和翠儿种地，养着两岁的娃。那地方叫板子村，是个一百多户的村庄。带子河穿村而过，浅不过膝，却已淌了上百年。河西边儿是谢家，东边是郭家，还有些如袁白先生一样的外来人住在村后北边的山丘之下。村前村后种满了枣树和梨树，村头有口不知年月的古井和总也老不死的大槐树。这地方有些古怪，村口明明立着根桩，地图上却找不到——这是村里袁白先生说的，他说找不到就一定找不到，没什么是他能说错的。头年雨雪丰足，收成尚好，老旦家过年还杀了只猪，大块的猪肉放在缸里油腌了，猪头在房梁上风干了，一直能吃到秋后。日子好精神就足，老旦在冬天里鼓捣得勤，想把翠儿肚子再搞大了，凑出一对儿小子满地乱蹦。

老旦的原名他不记得了，板子村也无人记得。他只知道属于谢家一族，爹妈打小都叫他旦儿。旦儿兄弟姐妹三人，5岁那年中原大旱，板子村颗粒无收，村里饿死不少人。先是妹妹饿死了，然后是弟弟，只剩下了皮包骨头的旦儿继续和爹妈挨着。老井断了水源，为了和同村郭家人争夺带子河细如腰带的水，他爹带着谢家人与郭家人来了一次火拼。镐头镰刀草耙子，能用上的家伙男人们都用上了。对方被打死一条汉，菜窖里拖出了当年义和团缴获英吉利洋枪队的钢炮，锈哩吧叽的还挺好使。他爹和族人们哪见过这玩意，冲向河对岸，可巧一炮正打在爹的胸前，这汉子就被炸得四分五裂了。谢家人抱着他一条腿跑回来，十年不敢过河。旦儿的妈埋了男人的腿，为了拉大将饿毙的旦儿，走出板子村，去彭家湾给人当了奶妈。旦儿跟着孤苦伶仃的三叔过活，在狼牙狗啃的岁月里野蛮生长。三叔瞎了一只眼，养下个女子还有疯病，旦儿过来没给他添几口累赘，倒趁了心，只依旧管他叫旦儿，不唤他的名字。旦儿的妈回来了几次，拿回来银钱和衣料，然后又走，最后一次回来是马车送来的，再走了就杳无音讯。全族人人都知道他娘改了嫁，看这孩子命苦，就时不时地接济一下。兵荒马乱还遭天灾的，老人们命都不长，

记得旦儿大名的，一不留神都入了土。

老旦这外号是袁白先生在他12岁时给起下的。袁白先生说他没事儿就喜欢拿出自己的鸡巴玩耍，小小年纪球女人没搞过鸡巴就又黑又粗像根驴货。袁白先生是个陕西老怪，来的时候就是白胡子，据说以前在外村大户当先生。那大户留不住财，前些年先是内讧，自己弄死几个，又遭了匪盗，一场大火后，主子奴才死伤过半，家就败了，人就逃了。袁白先生骑驴来到板子村，在村里写字算命维持生计，再闲了就教教大家认字，挣几个书钱和饭钱。一日他与一众邻里闲坐村口，见旦儿和一伙后生子在大晾场上胡追烂打，小子们玩疯了，脏猴似的站成一排，齐刷刷地掏出鸡鸡来，比划着长短粗细。轮到旦儿扯下腰带，满树的麻雀就吓飞了，树下拴的母驴就吓叫了，村口抱着娃的女人们就吓得跳起来了。袁白先生就嘿嘿笑了，他掂着白胡子叫过旦儿，用根树枝拨弄几下，确认是真货后，便指着它编排起来：此物通天地灵气，天生就是球中吕布，蛋中赵云，堪比如意君，直追未央生，硬起来能打鼓，软下去可缠腰，甩起来呼呼带风，进退间翻江倒海，实非凡品，乃百年一出之神根。

经袁白先生一说，旦儿命根硕大的传闻变成现实，有了讲究，就飞快地散布开来，热辣的传言翻山越岭，县城里都有人听见了。小小年纪的旦儿哪知道如意君和未央生是何来历，只知道自己的胯下之物的确已经大过村里许多拉大车的后生，挺在茅厕只见其长，掖进裤筒峰峦叠嶂，坐下之前往往先要拧巴一下才行。跟他娘去村口买东西，小贩一口咬定他偷了根山药，他娘便和小贩打赌，真的赌回了一根山药；女人们的嘴更不牢靠，说着说着他那玩意就又大一号，甚至瘤头龙身都编出来了。传言泛起不出半年，来往的麦客就有人问，你们村有个小老旦？听说可以用球擀面？

老旦的命根虽然威名远扬，却没给家里带来什么实惠，他和三叔依旧穷困潦倒。三叔自然清楚旦儿的胯下家底儿，却从不说这事，这旦长旦短的关自家日子个鸟事？他唯指望侄子的威名能为这个家娶回来一个能生会养的女人，续不了谢家的香火，这鸡巴还有什么用？

十八岁的时候，小老旦儿已叫成了老旦。老旦虽不算顶天立地，戳在地头也是棵桩了。三叔的女子疯病日重，吃饭的时候能就地屙屎，撒尿却非要避着人。大寒那一天去外面撒尿，扎在一个雪窝里冻死了。三叔摸着老旦的头，开始儿啊儿啊地叫，老旦任凭他叫着，反正好他的爹无甚印象。

老旦除了那玩意长再无特长，每天村里蹭活干，帮人养驴放羊溜猪耕地，再上山里捉点兔子山鸡，摘点野果野菜什么的，将就能养活叔侄二人。村外来人捎了他娘的消息，给老旦带来一包袱东西，他妈得了肺癆死了，人已经埋在彭家湾。包里有十几块大洋和若干散钱，还有他妈纳的两双布鞋和一根红绳。捎东西的人特意提到，你妈说这根红绳要系在你那个……东西上，这就能保你平安，子嗣满堂了。

布鞋穿上了，红绳子却扔在炕头。他拿着这些钱找了袁白先生。袁白先生便给他画了图，又找人给他盖了连屋带院的新土房，院里种下一棵桂花树，把那只眼也要瞎的三叔接了进去，再买了五亩地和两头驴。鳖怪吹了喜庆的曲子，放了一串闪亮的鞭炮。老旦把他娘给的红绳挂在门口，每天出出进进都看上几眼。

没多久，远近闻名的媒婆花子姑便来说亲。袁白先生张罗着，全村人也撵掇着，老旦娶下了板子村南边三十里的上帮子村的刘二老爷家的独女子翠儿。这女子岁数不小，身态婀娜，腩大奶圆，一张脸说丑不丑，说俊不俊，每个部分都不那么可说，但凑在一起却有些味道，只是这味道并没让老旦拿定主意，脚还很大，一步便迈出好远。他实在没个参照，只是村里婆娘长得不歪嘴斜眼便是好看，这个女子定算是看得过吧？

刘家是当地旺户，刘老爷原本杀猪，年头好杀出了本钱，攒了百十亩地。见老旦人高马大，踏踏实实村望不错，本想揽个倒插门的生意，却被老旦拒了，倒插门是件羞事儿，他拎得清。刘老爷稀罕老旦，又忖大女难嫁，想改弦更张纳妾养儿，便贴了份厚礼成了这门亲。翠儿对老旦定是满意的，第二次见面时还笑了一下，也许就是这浅浅一笑打动了，像看到一个花骨朵开了花，让他就此拿定了主意。

钻出轿子的翠儿蒙着红盖头，贴身红袄煞是好看，那鞋定是故意